

武振平 著

苍蝇和老虎

——网上时评杂文集

<http://www...>

<http://www...>

<http://www...>

<http://www...>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武振平 著

苍蝇和老虎

——网上时评杂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蝇和老虎:网上时评杂文集/武振平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8 (2008. 9 重印)

ISBN978-7-5321-3346-8

I. 苍… II. 武…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930 号

责任编辑: 吴复新

封面设计: 周志武

苍蝇和老虎
——网上时评杂文集
武振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23,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301-3,600 册

ISBN 978-7-5321-3346-8/I · 2539 定价: 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序

吴兴人

武振平先生是我学习杂文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和“开手师傅”。从1958年至今,他当了我50年的老师。

在半个多世纪前,武先生担任解放日报副刊《朝花》杂文专栏编辑。他当时以“马文”的笔名,名噪一时,发表了很多有见解的杂文。他是一位既做嫁衣、又上花轿的名编辑,而我当时还是华东政法学院一名一年级的学生。自1958年始,我就不断向《朝花》副刊投稿,写了几十篇文章,开始,均不见发表,后来,武先生对我这个无名后辈开始予以关注。他对于不能刊登的文章,为我写来复信,具体地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这些珍贵的来信,部分我还保留着,这是那一个时代编辑和作者的珍贵友谊的物证。后来,我终于在《朝花》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接着,我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有的杂文还被评上解放日报的“红旗稿”。如《焦贵斋的账为什么不记了》,被人民日报副刊转载。1960年4月,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老将我调入文汇报工作,我仍经常为《朝花》写稿。对于武振平先生的帮助,我是没齿不忘的。受过武先生的帮助的,还有我的同学、著名的社会学

家邓伟志、上海体育学院教授戴炳炎和复旦大学教授张文贤等。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的牙齿也掉了大半。2001年,我从新民晚报退休。武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离开了新闻岗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离休后,他对围棋文化也有独到的创见。虽然历经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我和武先生的友谊依然如旧。吃海鲜要吃新鲜的,友谊则是越陈越有味道。10年前我退休后,有幸由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兼东方网总编辑徐世平先生的引领,进入互联网这个奇妙世界,并让我主持东方网“东方评论”频道的编辑工作。1998年,我在新闻晚报上读到武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说外孙女教他使用电脑;后又得悉,他已能熟练地用电脑写作,并能发“伊妹儿”。2001年,已有相当规模的东方网特约评论员队伍准备扩充人选,我试探性地向武先生发出邀请:是否有意为东方评论写点文章?他一口允诺,表示愿意“试试”。当时他已是75岁,不久就写来了第一篇网络评论:《扶贫必须反贫》。宝刀果然不老,姜依旧是老的辣,“马文”(即马上作文之意)风格再现。这十分符合网络评论的要求,从此,锋利的宝剑又出鞘,“新马文”一发不可收拾。6年多来,他在东方评论上发表了文章近二百篇。

有志不在年高,人到老年不是思想老化的同义语。武先生的文章依然尖锐泼辣,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绝不人云亦云。这种不断进取精神,思想不断随着时代的创新而创新的精神,依然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他在《“上网”并非年轻人的“专利”》一文中写道:“老人需要网络,网络也需要老人。老人上网,不仅自己可以免于落后时代,而且他们的积极参与,发挥余热,将有利于时代: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对于网络文明的健康发展,都为网络天地注入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这

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心话。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此外,早在三年前,他曾建议东方网办一张以网络新闻为主的报纸,我把这个建议向中宣部和上海市网宣办上送,后虽未果,但可见他思想是超前的。武先生的思想与时俱进,因而使他的生命放射出了绚丽多彩的光芒。

这本《网上时评杂文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一百四十多篇文章。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些文章,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武老文章老更成。他的时评,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试看他在2007年所写时评的题目:《陈良宇落马的反思》、《也谈周正毅“二进宫”》、《把他们统统送上道德法庭》、《王蒙谈做官》,一看这些题目,就很想读全文。有些作者为传统媒体撰文多年,一下子转写网络评论,往往放不开手脚,文章还是左顾右盼;但武老则不然,他胸中有话,放言无惮,一吐为快,因而很短时间内适应了网络评论的要求。许多网友甚至打听武先生是否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这里且谈谈他的《隔岸谈鼠》。武老师在文章开场白里有言:“此文隔岸谈鼠,‘网’听‘报’说;胡思乱想,脱离实际;语必乖谬,或成‘笑谈’。”“笑谈”既是湖南一位官员对鼠害各种“传闻”的贬否,却也是一种文章作法。文章从洞庭湖大水泛滥、湖中老鼠(学名东方田鼠)上岸、形成大鼠害谈起,论及鼠害还是机遇、鼠灾有无人祸、堤墙失修是什么原因,等等,最后把矛头指向一批官场里的“硕鼠”。“《诗》云:‘硕鼠硕鼠,毋食我黍。’几千年前,老百姓就在骂‘硕鼠’了。但后人骂的‘硕鼠’非一般老鼠,而另有所指。据《华西都市报》记者报道,湖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堤防护员说,原来沿湖都有大堤和防鼠墙,他所在堤段,地方政府每年都向老百姓征收防护费,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堤墙破损却无钱修补,田鼠上岸便能长驱直入。”此文构思奇特,文笔幽默,兜了一个大圈子,声东击西,意

在言外；笑谈鼠害之中，顺笔也抨击了贪官。看来，写时评，除了强调时效性外，有条件的话，也要注重艺术包装，讲点知识，带点趣味。《隔岸谈鼠》是一个好例。

武先生今年已 81 岁高龄，仍思维敏捷，文笔老辣。前些时候，我们一行十数人同去浙江嵊州访古问今，他登山行走，虽稍逊青年后生，但尚不见老态。他更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善从网上抓题目作文，善作急就章，多产且优质，这大概是他数十年做新闻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他是东方网年龄最长的特约评论员，也是一位称职的特约评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先生是上海网络评论界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一个典型。他是网上有为，网上有乐。我衷心希望武先生能健康长寿，多产华章，争取再写十年，和北京的于光远先生南北媲美（于老年过九旬仍用电脑写作）。

武先生的第一本网络评论集出版，希望我写几句话。不敢违命，也算是对五十年前他对我的帮助的投桃报李。

代自序·网评五年

武振平

五年前，老友吴兴人邀我参加上海“东方网”特约评论员工作。我说：“我老了，另请高明吧。”他说：“廉颇不老，尚可饭否？”他又说，人老不要紧，只要思想不老；在网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说：我已经是“花岗岩头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这一辈子是“反”不来了，反共产党的腐败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好，就试试吧。

为什么我愿接受这个工作呢？1990年我离休之后，“位卑未敢忘忧国”，平常想得比较多的是：国内，共产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国外，霸权主义的欺压，军国主义的挑衅。而自己既无权，又无钱，处于“社会边缘”，属于“弱势群体”，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发发牢骚“而已”。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够参与对国内社会现实的批评，虽然作用有限，总比发牢骚强；能够对国外的攻击和挑衅，作出应有的反击，也算尽了民族一份子的责任。于是，我就欣然参加了“东方网”的评论，一“试”就“试”了五年到现在。

网上发表文章的特点，不是用纸用笔，而是用电脑直接传到

“东方网”站(<http://news.eastday.com>)。好在五年前,我的外孙女(当时是上海中学高中学生)教会了我电脑打字写文章,扫了我的“脑盲”。参加“东方网”以后,边学边用,更快熟练起来,电脑发稿已经操作自如。特别是,网上评论果然尺度较宽,不但内容广泛,什么都可以谈;而且思路可以比较敞开,棱角不必磨得太圆,在某些问题上,几乎可以畅所欲言。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总希望社会主义的舆论有较多的自由。我也做了几十年的报纸编辑,以我切身经验,可以认为,现在“东方网”上自由的程度,是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所仅有的。“东方网”信任作者,尊重作者,文责自负,一字不改。作者也很自律,一字一句,都严格对真理负责,对人民负责。此外,因为电脑这个现代化信息工具,发表文章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如果上午10时以前传过去,经过编辑之手,最快的当天下午2时前后就可以发出来。杂感、短论就是要快,如果送给报纸发表,少则三四天,多则三四个月,“新闻”也就成了“旧闻”,一点味道也没有了。这种种优越的条件,也鼓励了写作的积极性。“文革”前,我为了逃避“名利思想”的批判,不敢多写,一年也不过十几篇。而近几年来,我一共发表了约200多篇。不过较之其他多产的评论员,我是“老牛破车”,属于写得少的呢。

我在网上公开声明的写作宗旨是:“骨鲠在喉,有感而发。坏人坏事,嬉笑怒骂。好人好事,颂德歌功。”过去几十年在报社写文章,大多是奉命作文,写对了,是领导的;写错了,自己得违心地检讨,上纲上线扣帽子。因此,我现在写东西,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头脑的思考,对的、错的都自己负责,如果要检讨也心安理得。特别是看到不合理的事,骨鲠在喉,忍耐不住,非得一吐为快。回顾几年来评论内容,大致有这些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军国主义。2001年,针对撞机事件我写

了《丢掉幻想》，不要幻想霸权主义会真的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2005年，针对拉姆斯费尔德抛出《中国军力报告》，我写了《美国又在指手画脚了》；伊拉克战争开始，我写了《从泥潭到沙潭》，预言美国曾经好不容易从越南的泥潭中拔出脚来，现在又将陷入另一个“沙潭”中去等等。几年中，关于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评论，约占二三十篇。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数量也差不多，2001年，小泉一上台就参拜靖国神社，我写了一篇《可耻的参拜》。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又借用60年前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通讯题目，写了《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我也写了颂扬日本人民友谊的文章，如《送别东史郎》，赞赏勇敢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老兵东史郎等人；《不要忘了中西功同志》，赞赏一位反对侵华战争，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向中国提供战略情报的日共秘密党员。

二、反对腐败党风政风。例如，《有了“高贪榜”，再画“升官图”》，一家报纸集中展示了2003年全国13名省部级高官贪污罪犯的名单，我认为这还不够，还要画一画这些罪犯怎么爬升的过程，是谁把他们通过一层又一层的“筛选”，签字批准送上如此高位的。另一篇是《苍蝇和老虎》，针对有人批评CCTV“焦点访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客观地分析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打虎之难。《媒体反腐斗争的新经验》，批评湖南嘉禾县委拆迁民居房屋过程中，不仅违反党纪国法、压制群众，而且阻挠新闻媒体报道曝光。而CCTV和各地报纸团结协作，冲破层层封锁，成功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揭露了一批官员的丑恶嘴脸。几年来，反对腐败评论文章，约占四五十篇。另一方面，我也颂扬了许多好党员、好干部，如《愿公安局长都像任长霞》、《任长霞的哭》等等。

三、“东方网”上什么问题都好写。我只要偶有所感，或兴之所至，即可发为文章。骨鲠在喉，有话有地方说，有屁有地方放。去年“六一”，看到城市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生活优裕；想到农村的穷苦孩子、街头的流浪儿童，衣食饱暖都没有保障，读书识字更没有机会。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对幸福的儿童锦上添花，就写了《雪中送炭庆“六一”》。今年儿童节，胡锦涛专程看望残疾儿童，令人感动，我又写了《总书记“六一”送炭》。看到城乡封建迷信盛行，到处求神拜佛，有些号称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为了升官发财，甚至带头公款烧香。我就写了《请出无神论遏制迷信思潮》，《“风水先生”时来运转》。奥运会后，西方、日本有些报纸对我国的成绩酸溜溜的讲怪话，我就写了《奥运会后的奇谈怪论》。我对围棋有兴趣，就写了《贺古力战胜李昌镐》。“中俄友谊年”来了，想到苏联解体，几十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不胜感慨，写了《剪割不断的“俄罗斯情结”》。

这些文章大多是千字左右的杂文或短论，有时候，觉得几句话讲不完，越写越长的也有。如去年“卡特里娜”风灾，号称样样“世界第一”的美国，论经济实力、科技水平都“首屈一指”，为什么在飓风面前却如此软弱无力？我就写了一篇《新奥尔良随想》长文，从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古今比较上，揭示美国社会制度中深层次的弊病。又如，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发展，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家，（据今年官方统计，约占企业家总数的30%）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这在马列主义经典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我写了一篇《试论“老板党员”》长文，尝试做一个“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以听取各方意见。这样的文章也只有在“东方网”上能够发，后来香港“大公网”上也转发了。

以上这些评论、杂文，都不是不朽之作，也谈不上多少学术

价值,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这些都不是我之所求。对我来说,写这些文章是一种责任,又是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也是老年的一种愉快。五十九年前,我怀着一种强烈的社会理想和激情,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一份小小的力量。到了八旬晚年,眼看国家逐步富强,大的理想实现到了初级阶段。而贪污腐败则一脉相承,且花样翻新,大小贪官,城乡泛滥。虽然中央态度鲜明,惩处严厉,但病毒根深,令人痛恨。弱势如我,别的大事做不了,感谢“东方网”提供了一个平台,使我在耄耋之年,还能延续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再作一点小小的工作,不虚此余生。

(2006.4.25)

(2008.2 略改)

目 录

序	吴兴人
代自序·网评五年	武振平

1981—2000

喜闻科技讲座第四讲	3
短命的“学术禁区”	6
上海人的“火气”	8
“谈驸马”热	11
似曾相识的“未来观”	13
“吃肉”和“骂娘”	16
普陀山上一好碑	19
从垃圾想到民主	22
商品包装的哲理	25
从火葬到水葬	27
明星广告得失谈	31

上海滩新行当：“吃白相饭”	34
“三流记者”	36
乐在其中寻旧作	38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跋	43
除掉“第三把刀”	61

2001—2002

《速朽集·自序》	65
丢掉幻想	69
可耻的参拜	71
扶贫必须反贫	72
布什过欧 人人喊 NO	74
难兄难弟“喜”重逢	76
还不能画句号	78
“进口”诚信	80
不要把洗澡水也吃下肚	83
诚信“有价”	85
阿 Q 还活着	87

2003

2003 年 CCTV 春节晚会印象	93
美式“新闻自由”大曝光	95
追求一个“未知数”	97

好戏一台,几多“三角”	99
透明度:SARS 后的新鲜事	101
为美国大兵心理义诊	103
从梦想到现实	105
“焦青天”怎么了	107
从泥潭到“沙潭”	109
诱导孩子撒谎的广告	111
古巷的忧思	113
断手医院	115
假文盲的故事	117
呼唤一万位高耀洁	119
别太难为了巴金	121
他们没有闲着	123
《东方红》的历史命运	125

2004

“宝马案”现象	129
佳节遥祝海外同胞	131
一本为农民讲真话的好书	133
“高干子弟”中的败类	135
从麻原看李洪志下场	137
大刀阔斧精简“大盖帽”	139
呼唤新一代的建筑大师	141
选出好村官 赶走恶村霸	143
总书记问农民	145

重读杜甫“茅屋”诗	147
苍蝇和老虎	149
富而无骄	152
送给少年朋友一本书	155
婊子的牌坊	158
雪中送炭庆“六一”	160
愿公安局长都像任长霞	162
任长霞的哭	164
会不会还有第三例	166
从此天下父母心	169
媒体反腐斗争的新经验	171
有了“高贪榜”,还需“升官图”	174
让奥林匹克精神战胜丑恶	177
建议中学增设两门选修课	179
第一千个亡魂在呼唤	182
奥运后的奇谈怪论	184
八股文风和市长心态	187
凝聚力:政党的生命	190

2005

从农民模特队想到文化脱贫	197
春节情结: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199
把她们放回家	201
戴厚英九年祭	204
追求崇高理想的“洪流”	209

贺古力胜李昌镐	212
冯骥才卖画	214
中山先生莞尔而笑	216
校庆百年忆复旦	218
港台海外中文报纸何时改横排	223
儿歌园地迎喜雨	227
请出无神论遏阻迷信思潮	229
试论党员老板	233
美国又在指手画脚了	240
“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	242
儒家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246
饕餮席上的荣辱观	254
开学第一课	257
不要忘了中西功同志	259
抗战歌曲大普及	261
新奥尔良随想	264
天上有颗星	273
日本右翼的“酸葡萄”情结	275

2006

送别东史郎	279
大熊猫和陈水扁	281
春节也要“创新”	283
“不可忘”和“不可不忘”	287
“风水先生”时来运转	290